

[法] 小仲马 著 王殿忠 译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非外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王殿忠 译

La dame aux Camélia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 王殿忠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2102-9

I. ①茶… II. ①小…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355号

书 名	茶花女
作 者	[法]小仲马
译 者	王殿忠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策划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刘 洋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02-9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属于最早被翻译给中国读者的外国小说之一。小说写于一八四八年，五十年后的一八九八年，便被中国文艺小说翻译鼻祖林琴南^①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译了出来。此后，根据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歌剧、话剧也相继出现。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实验歌剧院又重新排演了歌剧《茶花女》。至于小说，则被多次翻译，迄今大约已有十来个中文译本。

作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茶花女》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和作者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有直接关系。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大仲马早年在奥尔良公爵家里当抄写员时，结识了洗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一八二四年，他们生下了私生子小仲马。随着戏剧创作带来的巨大声誉和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迅速改善，大仲马开始出入巴黎上流社会，对卡特琳娜·拉贝母子弃置不顾。就在这种贫困屈辱的生活环境中，小仲马度过了人生的

^① 林琴南即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林纾和同时代的严复均为当时知名翻译家。二者翻译的作品分别被称为“林译小说”和“严译小说”。

最初阶段。私生子的身份令他备受奚落和羞辱，直到老年他对这段辛酸的经历还念念不忘。

小仲马七岁的时候，大仲马找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读书。此后，小仲马耳濡目染父亲放荡不羁的生活，也开始放浪形骸。一八四二年，小仲马在剧院遇见上流社会交际花玛丽·杜普莱西，即小说《茶花女》中玛格丽特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生于一八二四年，十五岁时前往巴黎学做裁缝，十六岁即当起上流社会交际花。小仲马对玛丽一见钟情。不久，玛丽即成为小仲马的情人。但是，他对玛丽不肯退出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表示愤怒。直到有一天，小仲马发现了玛丽与一位年轻人来往的书信，随后他在给玛丽的绝交信中写道：“你忘掉一个你应该不会关心的名字，我忘掉一份不可能的幸福。”此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小仲马随着大仲马去西班牙旅行期间，玛丽肺病沉重，病逝于巴黎，死时才二十三岁。小仲马悲痛万分，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开始闭门写作，将这段故事写成小说《茶花女》。这部小说使小仲马一举成名，并且直接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们即使以现代的目光审视这部小说，仍不得不感叹它是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它问世已有一百七十多年，至今仍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这是因为，纯洁的爱情本身从来就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人的纯真至性一旦遇到社会上有形或无形的桎梏，便会衍生出无穷的人类情感悲剧来，而这种悲剧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景出现。小仲马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对社会、对人性的观察和感受自不同于一般人，对社会等级所造成的歧视和人类情感的感受也格外深切。无疑，他是抱着深深的同情心来描写茶花女这个人物的：“我不是淫秽堕落的宣扬者，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听到了心灵高尚的不幸者在祈求，我就要为他们

广为宣扬。”他的这种同情，也深深地感染了这本书的读者。因此，正如曹雪芹笔下的晴雯、林黛玉，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也在演绎着人类社会和情感深层次的冲突和无奈，从而具有了文学经典形象的永恒魅力。

是为译者序。

王殿忠

我认为，只有对人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在笔下创造出众多人物形象，这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之后才能使用它一样。

我还没能到可以妙笔生花的年龄，所以我只好简单地叙述这个故事。

鉴于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怀疑本故事的真实性，而且其中的所有人物，除女主人公外，均尚在世。

另外，在本书中，我所提供的大部分故事情节，其见证人都尚在巴黎。如果认为我所叙述的情节，其证据尚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这些见证人均可做证。只不过因为一种特殊的机遇，只有我本人才能把这些事和盘托出，而且，也只有我本人才对那些故事的细节了解得最清楚，倘若没有这些细节，那么这个故事不但失去了它的完整性，而且也就索然无味了。

那么，现在就来谈谈，我是如何了解这些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拉菲特大街，我看到一张斗大的黄色广告，宣称有一批家具和名贵古玩要进行拍卖，并称这些东西的物主已经去世。但广告没有提到已逝物主的名字，只说拍卖

会将于十六日中午起至下午五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写明，有兴趣者可于十三日和十四日前往参观那所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嗜好古玩，于是决定借机前往浏览一番，即使不买，至少也可以见识一下。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当时还早，然而这所房子里已经来了一些参观者，其中还有些女性。这些女宾穿着天鹅绒服装，肩披开司米大披肩，门外还有华丽的四轮马车在等候，但看到展现在面前的那一派豪华景象，她们也禁不住面露惊讶，甚至羡慕不已。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不久之后，我便明白了她们为什么会如此地惊讶和羡慕。因为我也很轻而易举地发现，我驻足的这个住宅乃是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足以使上流社会的仕女们感兴趣，且又想要一睹为快的话，那么她们想看的，就是这类女人的内室。因为这些靠人供养着的女人也有自己华丽的马车，并且和名媛贵妇的马车并驾齐驱，地上的泥浆都能溅在她们的马车上。同样，这些女人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在她们的旁边。这些女人在巴黎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的姿色，炫耀自己的首饰，甚至炫耀自己的绯闻丑事。

我参观的这所住宅，女主人已不在人世。因此，连最讲贞操的女性都可以直接走进她的卧室，因为死亡似乎已把这个充满污秽气息而又富丽堂皇的地方给净化了。再说，如果有必要，这些贞女也自有其原谅自己的理由。她们可以推说之所以来此，是因为这里在拍卖，并不知道自已来到了什么人的家里。她们看到了广告，想前来看看广告上所提到的一切，并先挑挑看，这岂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吗？当然，这一切也绝不会妨碍她们在这些珠光

宝气中尽心地寻求这个高等妓女生前的各种生活痕迹。毫无疑问，她们已听到过关于这个妓女生前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了。

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神秘的生活逸事，已随着这位佳人的逝去而化为乌有。不管这些名媛贵妇抱有何等的愿望，她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要出卖的这些遗物枉自惊叹，而这位女房客生前出卖自己的痕迹却是一丝也没有留下。

不过，这里也确实有些东西值得一买。家具是名贵的，有用巴西出产的带有玫瑰香味的玫瑰木做的，有布尔^①式的，有塞弗尔^②和中国的花瓶，有萨克森^③的瓷像。此外，诸如各种绸缎、天鹅绒、花边刺绣等应有尽有。

我跟随在这些猎奇心盛的名媛淑女身后，在这所住宅里随便走着。只见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幔布的房间，我正要跟着进去，却见她们几乎立即便退了出来，并且掩口而笑，似乎这一新的物件竟使她们娇羞满面。这样一来，我进这间屋子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就连最不起眼的地方都装潢得精美异常。死者的挥霍似乎从中发展到顶点。

墙下摆放着一张长六尺，宽三尺^④的大桌子，上面摆放的珠宝玉器琳琅满目，光彩照人，而且都是出自奥科克和奥迪奥^⑤之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精品收藏库。而在这成千件精品中，每一件都是置身于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梳妆打扮时不可或缺的，而且每一件都是金银打制的。但也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是一点点逐渐购置而来的，如此齐全的品种绝非一个情夫所能提供。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高级细木工匠。

② 塞弗尔，法国城市，以陶瓷闻名于世。

③ 萨克森，德国城市，所产瓷器很有名。

④ 这里指法国古尺，一尺与中国的一尺差不多。

⑤ 奥科克、奥迪奥，当时著名的金银首饰工匠。

置身于这样一间由情夫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内，我心中并无任何反感，对每一件东西我都颇有兴味并且仔细欣赏，我发现这些制造得精美绝伦的金银宝器上面都刻有不同姓氏开头的字母，且凿有不同花样的标记。

我打量着这些东西，似乎每一件物品都向我展示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又一次出卖肉体的浪荡行为。我想，上帝对她还是善良的，因为上苍并没有把她推向像她这种生涯的人通常所受到的那种惩罚之路，而是让她正值青春年华，保持着如花似玉的娇艳，在温柔富贵乡中告别人世。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是的，难道世上还有比生活放荡者的晚年更为凄惨的事吗？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时的她已经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也得不到任何同情。这种抱恨终生的心情并非是追悔从前的失足，而是悔恨计算不周和用钱不当，这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人生遭际中最令人伤心的。我曾认识一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女人，往昔的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这个姑娘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她的母亲从未对这个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反而要她给自己养老，就像做母亲的曾经把她扶养大那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听了母亲的话，毫无选择、毫无热情、毫无快乐地从事着皮肉生意，就如同别人想让她学习从事某种职业，她便顺从地干这种职业一般。

由于她过早地从事这种放荡生涯，长期在这种堕落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又加上持续不断的体弱多病，在她身上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由于没有人予以启发诱导，已然散失殆尽，尽管造物主也许曾赋予过她这种能力。

这个年轻姑娘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走过那几条大街，她母亲亦是坚持不懈，始终陪伴着她，

正如一个亲生母亲陪同自己亲生女儿一般。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很容易接受当时那种轻佻放纵的时代风尚，然而我却分明地记得，当我看到这种母亲监督着女儿做这种事的情景时，仍禁不住从心底升起一种蔑视和厌恶之情。

再说，在一个处女的脸上，从来也看不出似她这般天真无邪的情感和这样一副忧伤痛苦的表情。

这张面孔，真可称作“屈从女”的面孔。

一天，这位姑娘的面孔变得豁然开朗了。在由她母亲一手牵线的肮脏生涯中，她似乎感知到上帝已恩准她获得某种幸福。不管怎么说，既然上帝造就了她的懦弱无力，又为什么还让她在生活的重压下得不到一丝慰藉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在她身上尚残留下来的那一丝贞洁感，使她欣喜若狂。人的灵魂总还是有它难以说清的寄托的。路易丝于是跑去对母亲诉说了这个使她狂喜不已的消息。这种事总使人有些羞于启齿，但我们在哪里并非有意制造有伤风化的艳闻，而是讲真人真事；再说，如果我们认为把这些人所受的苦难公之于众实非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不开口为妙。人们如果不问事实便予以定罪，不作判断便加以蔑视，那实在是可耻的。母亲听了女儿的话后却回答说，两个人的生活用度已经够省的了，三个人的开支将更加难以应付了，更何况这种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用处的，十月怀胎，大腹便便岂非浪费时间。

第二天，便有一位产婆前来看望路易丝，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位产婆看作这位姑娘母亲的一位朋友吧。因为路易丝已然有好几天卧床不起了。待她能下床走动时，人已变得比原先更苍白，也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一位先生出于恻隐之心，决心要医治路易丝心灵乃至肉体所受的创伤。然而，由于那次她所受的打击太重，加

之流产之后引发了多种疾病，路易丝终于溘然长逝。

她的母亲还在人世，至于怎样活下去，只有天知道！

我打量着身边的这些金银器皿，脑子里却盘旋着这个故事，这样默默地想着，似乎留给我在这里思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因为当时屋里已没有其他人，只剩下一个看门人正在全神戒备着以防我拿走什么东西似的。

于是我便走到这位被我搞得心神不定的老实人跟前，问道：

“先生，你能告诉我这间屋子主人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并且也曾见过她。

“怎么？”我问看门人，“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么，为什么竟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

“债主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价钱，买主们事先看看这些布料及家具，会产生一定效果的，你知道，这也是一种促销手段。”

“如此说来，她是负了债了？”

“啊！先生，债务相当大。”

“那么，东西变卖之后，大概可以还得清吧？”

“还能有剩余。”

“那么，还完债剩余的部分归谁呢？”

“归她的家属。”

“那么说，她已经有了一个家了？”

“好像是有。”

“谢谢你，先生。”

看守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便放下心来，向我行了一个礼，我也便走了出来。

“这个可怜的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想，“她可能死得很凄苦，因为处在她们那种社会地位，要想交朋友，必须以健康的身体为本钱。”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产生了一种同情感。

我这种想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荒唐可笑，但是，我对于流落在花街柳巷的风尘女子，一向是极其宽容的，而且也绝不想对自己这种宽容态度有半点儿改变。

一天，我去警察署领取护照，瞧见邻近的一条街上有两个宪兵正带走一个姑娘。我不知道她犯了什么事，我只是想说，这个姑娘一边流着泪，一边亲吻着怀中才几个月大的孩子，母亲的被捕导致了这种母子的生死离别。从这一天起，我便绝不会在刚一见面便轻易对一个女子施以蔑视了。

拍卖定于十六日进行。

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间隙，因为这一天的时间必须留给地毯工人拆卸帷幕、窗帘等饰物。

这时，我刚刚从外地旅游归来。一个人刚从外地回到首都，他的朋友们总是要把一些重要新闻讲给他听。而关于玛格丽特的死，却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告诉我，这也是相当正常的。玛格丽特长得非常漂亮，然而这些女人生前的排场越是搞得沸沸扬扬，她们死后便越是无声无息。这正如太阳一般，它的降落同升起一样总是无声无息。她们的逝去如果正值青春年华，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便会立即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这个社会上，一位名妓所有的情人，几乎都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于是，大家便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一些有关她生前的往事，随后彼此依然像往常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绝不会因这件事而受到干扰，甚至连一滴同情的眼泪都不会流。

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人们一到二十五岁的年龄，那眼泪就变得十分珍贵，绝不会为一个相交不深的女人轻易抛洒。最多也不过为曾经养育过他们的父母流下几滴泪水，那也只是作为对过去

花费的报答。

至于我自己，尽管玛格丽特房间内任何一件物品上都没有刻上我姓名开头的字母，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出于本能的宽容和与生俱来的怜恤，我对于她的离世，无法忘怀，尽管也许这已超出了我对她应有的思念。

记得从前我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同玛格丽特相遇，她坐在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辕的蓝色四轮轿式的小马车里，每天准到这里来。当时我便发现，在那一类人里，她似乎有一点不同凡俗，这一独特的气质加上名副其实、出类拔萃的姿色使她更加超凡脱俗。

这些可怜的姑娘出门时，总有那么一些不知其名的人陪伴着。

其原因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想把自己同她们良宵欢度的恋情公布于众，而她们又耐不得寂寞，于是出门时便随身带上自己的女伴。当然，这些女伴的境况还不如她们，没有自己的马车，而且有的还是爱卖俏皮的老妇人，虽然她们无论怎么卖弄也看不出她们有何俏丽之处。但如果你想了解她们所陪伴的女郎的任何情况的话，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们请教。

但玛格丽特却并非如此。她总是独自一人乘车到香榭丽舍大街，一个人坐在车里。冬天她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她会穿十分朴素的长裙，尽量不惹人注目。尽管在她喜欢散步的这条大街上有许多熟人，但她对他们也只是偶尔送去一个只有对方才能发觉的微笑，而这种微笑，高贵得只有公爵夫人们才能做出。

她不像她的同行一向所做的那样，只在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街口那一段散步，而是让那两匹骏马飞快地直接把她拉到布洛涅森林^①。在那儿，她下车漫步一小时，然后重新登车，疾驰而返。

① 布洛涅森林，巴黎近郊的一片森林，是当时的游乐胜地。

这些情景以前我曾亲眼看到过几次，如今仍历历在目。对于这位姑娘的早逝，我不胜惋惜，那心情就如同见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彻底地毁坏一般。

可惜，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美女能比玛格丽特更迷人了。

她身材修长、苗条，甚至有些略显过分，但她的装扮手段极其高明，只要在服装上稍加修饰，便会轻而易举地把造物主的这一疏忽给掩饰过去。她那开司米大披肩的尖端可以触及地面，丝绸长裙的宽边便在两边衬了出来，两只纤手藏在厚厚的手笼^①里并紧紧地贴在胸前，手笼周围的褶子花边做工十分精巧，那周边的线条，即使是最挑剔的眼光也找不出毛病来。

她的头堪称一件艺术珍品，小巧玲珑，秀美非凡，正如缪塞^②所说，她母亲正是为了在上面精心装扮它，才让它生成这个样子。

那张鹅蛋形的俏脸风情万种，难以描绘。一双乌黑的美目，细长的眉毛，淡雅如画；浓密的睫毛遮住了眼睛，每当双目低垂，那睫毛便似一片乌云，在艳若桃花的脸上投下一抹淡淡的阴影。那鼻子纤巧挺直，充满灵秀之气，鼻孔显得微微张开，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还有那张端正匀称的小嘴，每当柔唇优雅地微微张开时，便露出一口牛奶般洁白的皓齿。皮肤上有一层细绒，像是未经任何人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使得皮肤更具异彩。至此，我们才算对这副迷人的俏脸有了一个全貌印象。

她黑黝黝的秀发恰似乌玉，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波浪形的头发堆在额前，然后再分成两绺消失在脑后，恰好露出她的一双耳垂上，各缀着一颗闪闪发光的、价值四五千法郎的大钻石。

玛格丽特虽过着火热的纵欲的生活，但她的面容却呈现出处

① 女人冬天暖手用的一种物品。

②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女般的稚气神态，这点难免令人纳闷。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本人的绝妙画像，出自维达尔^①的手笔，也只有这位的画笔才能再现玛格丽特的风采。她去世之后，这幅画像曾在我手上放了几天。有这样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在眼前，对于回忆她的往事，足以弥补我记忆力的不足。

本章所述的情节，有些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我却立即把它们写出来，这样可以等开始讲述这位女性的故事时可以不用再提及。

每逢剧场首演，玛格丽特场场必到。每天晚上她总是在剧场或舞厅打发时间。每当一场新戏上演，剧场里准能见到她，而且她身边总是携带着三样东西：一架小型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而且这三样东西也总是放在她楼下包厢的前栏上。

她带来的这些茶花，在一个月三十天中，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另外五天则是红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外人不得而知。而我也只能指出这一现象，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她出入最频繁的剧院里的常客，她的朋友们也已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她还带过别的什么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太太开的花店里，大家便给她起了个绰号：茶花女。这个绰号便一直在她身上保留了下来。

此外，正如生活在巴黎社会上某个阶层的人一样，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曾当过某些最为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的情妇。对此，她自己毫不隐讳，而那些公子哥儿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这足以证明无论是情夫还是情妇，彼此都很得意。

然而，据说自玛格丽特从巴涅尔^②旅游归来之后，差不多有

① 维达尔（1811—1889），法国肖像画家。

② 巴涅尔，法国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